

第二二一册

明倫彙編

皇極典

皇極總部 君父部

君臣部

帝紀部

(卷)

一

二一六

七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卷目錄

皇極總部彙考

易經

書經

禮記

春秋緯

老子

管子

白虎通

紫微帝座圖考

太微帝座圖考

天市帝座圖考

大角帝廷圖考

心宿圖考

皇極總部藝文

乘輿箴

帝範序

大寶箴

聖人大寶曰位賦

王者無外賦

位一天下之動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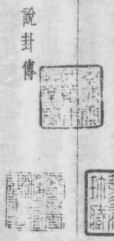
大寶箴

皇極賦

保泰箴

保泰箴

皇極總部雜錄



君父部總論

易經

禮記

孝經

晏子

莊子

荀子

淮南子

韓詩外傳

說苑

省心錄

性理會通

君父部藝文

孝義傳序

唐明宗家人傳從瑋論

君父部紀事

君父部雜錄

皇極典第一卷

皇極總部彙考

易經

乾卦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

又

象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

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

也

又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傳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

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

道則萬國咸寧也

又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造猶作也全進齋徐氏曰龍以飛而在天猶大

人以作而居位

又

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義本聖人人類之首也故典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繫辭下

聖人之大寶曰位

全白雲郭氏曰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

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非聖人自以為寶天下

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

說卦傳

乾為天為君

全大沙隨程氏曰為君居上而覆下也

書經

商書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

傳孔氏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



民亂

湯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孔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太甲下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傳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周書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傳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又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傳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傳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

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朱子曰皇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千輻共一轂敘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爲尤近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

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傳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傳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陳氏雅言曰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衆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

又

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全大

朱子曰

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

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于事者

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之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

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

已歸極矣

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傳數言上文數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

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

君之訓也天之訓也

全大朱子曰以言夫人君以身

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

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

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全大朱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

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

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

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禮記

坊記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春秋緯

運斗樞

皇者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皇垂拱無為

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

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

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孔演圖

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老子

象元

道大天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法本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一也

管子

法令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白虎通

號

皇者何謂也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

也時質故惣之也號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

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匹婦故為皇

紫微帝座圖

圖考

北極五星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 按漢書天文志同 環之

匡衡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按漢書天文志同 十五星皆略其三

按晉書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

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

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第一星王月太子也

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

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蕃臣也 按北極五星帝后太子之名始見于此後

世掌天官乃若疑而未定隋丹元子步天歌始著

其名號位次而晉隋二志皆修于唐或隋唐間別

稱始定也

按隋丹元子步天歌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

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

為太子四為后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

乙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左八右七十有五上少

宰今上少弼上少衛今少丞數前連左樞共八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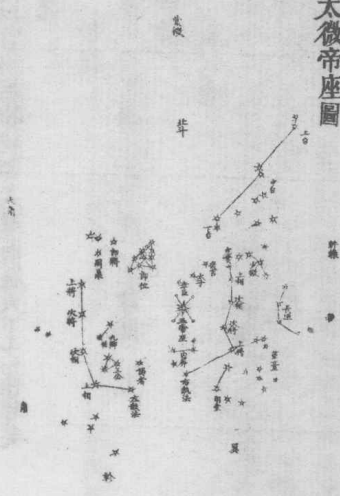
邊門東大贊府少尉上輔少輔繼上衛少衛上丞比

以及右樞共七星兩藩管衛于斯至

按新法曆書圖紫垣內外星多寡或不盡同而左右

樞十五星及北極五星則與步天歌皆合

太微帝座圖



圖考

五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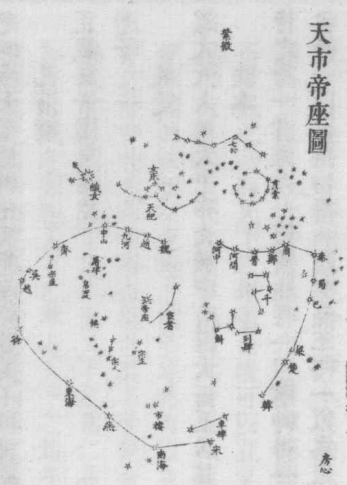
按星經五帝內座在華蓋下覆帝座也五帝同座也按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

按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曰四輔也按隋書宋史天

文志同

按步天歌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個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于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悞郎位東陳十有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個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按新法曆書圖多同帝座止一大星其二三四五皆闕

天市帝座圖



圖考

天市垣

按星經天市垣五十六星在房心北主權衡一名天旗

按史記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

按宋史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氐房心尾箕斗內宮之內東蕃十一星南一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東海五曰徐六曰吳越七曰齊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趙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曰韓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鄭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象天王在上諸侯朝王王出畢門大朝會西方諸侯在應門左東方諸侯在應門右其率諸侯幸都市也亦然一曰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又曰天旗庭主斬戮事

按步天歌下元一宮名天市兩面垣牆二十二當門六個是市樓門右兩星是車肆兩個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市度兩星屠肆前候星偏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個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個貫索星索口橫著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傍魏趙九河中山繼齊吳越今徐宿當東海與燕及南海宋國分明在左裝河中河間晉鄭周秦蜀巴今梁楚求韓地右當垣十一天市宮中仔細歌按新法曆書圖同按天市垣自天官書以及宋史皆不言帝座而隋丹元子步天歌有之隋天文志亦不載然後漢書宜者傳序云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則此垣中帝座已自古言之



大角帝廷圖



圖考

大角

按星經大角一星天樑在攝提中主帝座

按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

按宋史天文志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座也又為

天棟正經紀也

按步天歌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

按新法曆書圖同

心宿圖



圖考

心宿

按星經心三星中天王前為太子後為庶子火星也

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大火二名大辰三名鶉火中星

明大赤為照天子德行

按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

前後星子屬

按宋史天文志心宿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

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

庶子

按步天歌心三星中央色最深 按新法曆書圖同

按周天別宿皆以拱衛至尊然各有職司事應亦各見獨此五者切于宸極故列之于此

皇極總部藝文

乘輿箴 有序

晉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

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

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

使司牧之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

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

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

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

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

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

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

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

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

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

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

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典將以補

過敎闕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

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

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

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

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

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

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

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

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

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髮髯崇軌譬

猶丘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峙上下弗形

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

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賞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萬萬業業兢兢夫出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微樞機之動式以廢與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瘵室而夏與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有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悛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顯夫德輪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冠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冠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神聖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渺不為累由夷逃龍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

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帝範序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螭薦陶唐之德元圭錫大禹之功丹宇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板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氣三光戢耀豺狼尚梗風塵未定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陣朝臨以鶴翼之圖敵無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窮長鯨而清四海掃機槍而廓八紘既而承佑天潢澄清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寶錄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馭朽日慎一日冀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位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於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燦然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誠云爾

今來古往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大寶箴

張蘊古

生乎無妄是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客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智臆捐好惡於心想棄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惡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黻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

聖人大寶曰位賦

宋范仲淹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於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造於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



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不  
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爲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  
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實其位者於焉化光斯  
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知位  
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  
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實則非  
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軍憲希代間千載以居  
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  
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鄰  
而是此皇圖斯啓親王度以爰分我后執契嗣文垂  
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  
斯年兮光破

王者無外賦

前人

穆穆皇皇爲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  
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  
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中外運德車而無不  
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昔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  
九裔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  
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  
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  
若然則包括八紘半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  
於天下萬邦同式執謂乎限蠻隔荒四海爲家莫聞  
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詛於以見上下  
交泰於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  
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  
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爲輿而天爲蓋如春之德廣  
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

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  
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今我  
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  
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位一天下之動賦

黃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  
撫臨大賈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  
惟茲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僞又弗  
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  
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  
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  
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  
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輳任重器以至隆莫或傾者  
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  
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  
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  
歸乎不二懿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  
動也歸於陽而自卑况茲蠢動之紛若固賴聖人以  
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控飛龍以御天  
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  
縣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繫而不失粲然道中  
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  
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  
近之情定之於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  
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爲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  
不知曆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爲御衆  
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

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  
國之中以齊其動

大寶箴

陳彭年

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  
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  
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  
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  
苟能慮未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  
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蘇寡孤獨人之所悲  
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飭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  
何尚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  
克謹彰輝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  
道亦少同封非罔拾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  
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奈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  
裨益無涯自匪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九伐之建  
寇讐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  
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  
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  
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  
用之有光經經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  
六藝爲樂寧後生賢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  
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  
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  
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  
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  
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末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皇極賦

元汪克寬

緊鴻蒙之未鑿兮閱蒼閭之昏渾迨太極之肇判兮  
廓旁魄而昆侖崇與卑之既陳兮繁人文其朗宣孰  
主張是兮總九野之元元偉睿智之首出兮冀中區  
而建極履大寶之巍巍兮秉元聖之休德俾大學於  
虞后兮至仁媲美唐國作庶類之標準兮靡不於斯  
而作則實無偏而無岐兮恆特立乎中央光至極而  
莫踰兮厥表正乎四方東西南北各止乎是兮俱輻  
輳而瞻望猶北辰之居其所兮爛衆星之環拱屋中  
高而四下兮揭乾坤之獨尊任斯道而弗頗兮邦總  
總而歸往慨余懷古先兮屢翹首而企踵禹濬川而  
疏洛兮睹神龜之負書背文自一而至九兮直后皇  
之錫嘏稽皇極之位於何而存兮儼五數之中居統  
八類而爲綱兮挈袞領於襟裾歷夏暨商兮斯理渾  
汨嗟周王之有道兮繼禹舊服釋纍囚而訪箕兮演  
大法於簡策陳名言於不朽兮瞰中天之日月道不  
虛行兮在乎其人武得之而致理兮緜八百而未年  
五行順兮五事察八政厚兮五紀協斯皇極之所以  
立三德以又兮稽疑以明庶徵允念兮福極於以勸  
懲斯皇極之所以行噫後世之昏迷兮彝倫攸斁天  
不畀乎此疇兮乖往軌於初古舉世替舊而俚佞兮  
象緯黯其失度嗟大中之是訓兮龔飭於訓詁彼  
優游而姑息兮胡弗遵於王路宜孝元與代宗兮竟  
莫延於曆數惟蝌蚪之未昧兮尚斯文之可徵仰聖  
皇之御極兮踐五位而文明由聖道之正直兮曷作  
則於八紘述數言以爲世訓兮貽億代之熾聲願鯁  
生之何幸兮將觀光於上京叩帝閭而獻頌兮慶四

海之咸寧歌曰我皇在上亶明聖今建其有極德至  
盛兮參贊化育天地並今四方取則無不敬兮寤寐  
禹箕爲龜鏡兮億萬斯年延福慶兮

保泰箴 有序

明王象節

自古所以維國體振人心者莫急於全盛之日而  
潛伏乎渙散懈弛之形何則殷憂多難庸愚驚焉  
照洽恬愉聖岳玩焉警若太行羊腸謹於轡勒或  
無虞於登坂而康衢有覆轍則忽而墮也吞天沃  
日慎其維機尚無慮於洪濤而平瀾有敗舟則狂  
而壞也殷宗納彤日之諫而消桑穀周宣有脫替  
之警而遣採薇均爲中興尚矣不然開元天寶建  
中靖國豈非極盛際哉而一域不戒禍不旋踵可  
鑒也夫我二祖典創聖統列聖茂衍鴻基皇上紹  
繹二十年於茲德化翔洽威靈赫濯休容在列戎  
衣北面即有一二烽燧之微而陰陽內外截然界  
限不可謂非當保泰之時顧瑕類漸萌精神漸隳  
風俗漸偷紀綱漸亂苟無桑土之謀不免厝火之  
禍敬循舊見少效虞箴其詞曰

惟辟奉天爲君實難克艱厥后保泰爲先大象維何  
金甌常完九譯稽顙四國歌絃鳳鳴於岡嵩祝其年  
無平不陂無往不還黔黎鋤耨遂生戈鋌所以聖王  
日夕糾虔戶牖綢繆其忘末監仰觀盈虛俯勸宵旰  
九嬪八子寢豈不甘長樂昭陽樂豈不綿言念幾康  
勿溺便娟懼生耽毒戒彼晏安晝日三接清蹕常傳  
九塞三陲念周旋以克長世太平末肩於赫皇明  
聖人當天勤政講學帝德罔愆濟濟朝列夔龍同賢  
爰惟今日消長攸關願言保泰皇心無倦母曰昌明

輦轂之下或成蠻羌母曰富有黔黎之賤或抗元首  
明明股肱惟泰則親母令三事常隔九閭赫赫金城  
惟泰則豫弗使元良忽生間阻慎之又慎側席求理  
億萬斯年受天無斁小臣獻箴母意母忽

保泰箴

劉孔當

可畏非天可愛非時其倏其忽爲治爲圯皇皇泰運  
亦孔之昌豈不爾穀以豫以康顧此安兮危之所倚  
顧此存兮亡之所始譬彼行棋見在莫必累跲而勝  
食兩而失譬彼馳車惟厥所馭或險而戒或夷而顛  
蓋常人狃於肩睫而禍機伏於隱微惟兢兢其馭朽  
乃明明其丕基古我先王有懷如履衣初未清桑土  
未雨豈不聲格地祥天符曰余不德胡以介茲豈不  
咸若羽毛肉角曰余小子孤寡不穀豈不率俾旅焚  
越雉曰余不及而享其贄蓋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用  
持盈以豫而挾傾以時嗚呼念哉治耶忽耶判若蒼  
素揆厥所由真惟人真何去何從孰臧孰否微臣獻  
箴以告丹陛

皇極總部雜錄

春秋文曜鉤王者往也神所同往人所歸落  
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  
呂氏春秋下賢篇帝也者天下之所適也王也者天  
下之所往也  
荀子君道篇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  
淮南子原道訓泰古三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與  
化游以撫四方  
本經訓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



主術訓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言爲文章行爲儀表于天下

秦族訓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

桓譚新論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

獨斷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渎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文中子王道篇子曰昔有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爽也不其深乎

魏相篇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兩同書人主者天下之表也

性理會通直指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

汲古叢語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一以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羣萬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君父部總論

易經

說卦傳

乾爲天爲君爲父

大節齋蔡氏曰尊而在上爲君 沙隨程氏曰爲君居上而覆下也 雙湖胡氏曰乾无所不統爲君變生六子爲父

禮記

曲禮上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陳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可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于其所尊貴也

檀弓上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陳饒氏曰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託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

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 劉氏曰父子主恩犯則爲

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

文王世子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大臨川吳氏曰兼天下而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

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

孝經

開宗明義章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未守祭祀

聖治章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于斯父爲君



以臨于己恩義之厚莫重于斯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註以孝事君則忠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晏子

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事君之道導親于父兄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于諸父謂之孝

莊子

人間世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荀子

子道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淮南子

繆稱訓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達其難也

韓詩外傳

君父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愷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劉向說苑

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稿矣

林逋省心錄

君親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

良知者其可忘乎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

內不滿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性理會通

人倫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君父部藝文

孝義傳序

宋書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清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

翺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舍命濟主安

親雖乖理間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今采綴渾渾落以備闕文云爾

唐明宗家人傳從環論

五代史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君父部紀事

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

史記伯夷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韓子十過篇管仲老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

父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公曰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國語晉獻公孟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言于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于盂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陰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變而何以田為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為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為厲者父為惡首故以惡鬼罵之

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

死

穀梁傳定公四年子胥父誅于楚挾弓扶矢而于闔盧聞盧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

韓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呂氏春秋高義篇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于是乎伏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韓詩外傳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說施立節篇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

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愛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豈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圖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圖吾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臣術篇景公飲酒陳桓子請浮晏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國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公之弟懷將殺王郢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郢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

不為豐約舉荷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有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郢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郢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于君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

越王句踐樓于會稽之上大夫種行成于吳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敗吳于圍遂滅吳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章以難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閭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何為而擊之頃間言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善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之察其臣必知其無妬而進賢賢臣之事其主亦必無妬而進賢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于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士二人漢書高祖本紀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一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

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華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王陵傳漢王擊項籍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新序節士篇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武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三年異拜征西大將軍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苞傳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值鮮卑萬餘人入塞苞母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責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母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嘔血而死

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臣何敢言盛

晉書周處傳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諫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解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

謝琰傳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以琰爲會稽內史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賊既至琰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至千秋亭敗績琰與二千輩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詔以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諡曰忠肅

桂苑叢談崔英年九歲在秦王苻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怪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

南史柳世隆傳齊高帝陵祚世隆進爵爲公褚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

梁書謝蘭傳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不覺饑饘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諷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

唐書李愬傳愬改東京畱守安祿山反兵薄城下愬約盧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城陷祿山害之諡曰忠子源俾爲奴故吏贖歸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娶李德裕表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

王珪傳珪拜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大唐新語元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內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宋史范純仁傳純仁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

洪皓傳皓爲大金通問使及還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

宗室不怠傳不怠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讎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安世通傳世通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職反乃獻書于成都帥楊輔曰公初得職檄即當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職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

李成大傳成大知金壇北兵至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通鑑帝廢皇后郭氏呂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十人詣垂拱殿伏奏

皇后不當輕廢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誅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僅引

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青箱雜記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

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祕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元史伯顏不花的斤傳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

普顏不花傳普顏不花守禦益都明兵壓境城陷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索聞其賢召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不屈死之

明鄭克敬傳略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

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君父部雜錄

管子霸言篇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墨子親士篇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兼愛篇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荀子致仕篇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呂氏春秋名類篇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

孔叢子問軍禮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事父可以事君

白虎通諫諍篇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諫之也

晉書段灼傳灼上表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



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

抱朴子良規篇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

兩同書明君之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

譚子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

迂書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

嬪真子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名無諾君命名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早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兼明書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于君上也

皇極經世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

東坡志林郝嘉賓將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同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

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

聞見後錄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傳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瞍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於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瞍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德為聖人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天子之尊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於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

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皋陶乎

晁氏客語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藝圃折中君天也父也天不常雨澤而旱潦為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為子孫者鳩而戕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恤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不思議也為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付不可必蓋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矣何遽為禍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

容齋隨筆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于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倡其因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容齋三筆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雷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然于欲適晉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